

马书全老师走了

□南京 王振羽

那日,急匆匆乘地铁去看看爹娘。落叶满地,风已寒凉,毕竟已经是秋冬之交了。闲谈间,母亲悄悄告诉我,马书全老师病逝了,已经让你大哥去吊孝了。闻听此一噩耗,我沉默不语。生老病死,人间常事,但在家老人面前,不大愿意触碰这一话题,就唯有缄默了。

大致在四十多年前,父亲、大哥都到外地上学读书去了。我原本在小镇上跟着做民办老师的父亲读初中,今后是继续在镇上读书?住在哪里呢?父亲进县城办一些读大学的人校手续,顺便去叶县高中看望老校长段发展,言谈中说到我的窘迫。段校长说,让孩子到县高的附中就读吧。父亲回来后与母亲商量,决定让我到县高附中去借读。我心里很矛盾。父亲马上去许昌学校里去了,家人商量让姜朝选老师带着我去县高附中看一看,实地体验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与姜朝选老师一大早在小镇会合后上了沙河大堤,到遵化后再走许南公路,当时不知道它也叫国道呢。过了十里铺,到了北水闸,还以为就到了县城,谁知道还远着呢。一路前行,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既有莫名的期待,也有对未来不可捉摸的疑惧。过了三里桥,沿着灰河西行。

终于到了叶县高中,进了校门,看路两旁蓊郁繁茂浓荫覆盖的悬铃木,还有县高长长的坐北朝南东西走向的长廊,心生敬意,不胜

神往,下决心要考到这里来读高中。姜老师领我进校门到路西第一排平房最西边,马书全老师就住在这里,他是叶县高中的体育老师。姜朝选老师为何来找马书全老师?马书全老师也是小镇所属一个唤做沟刘村里的,他的爱人与姜朝选老师一个村,都是姜渡口的。姜渡口也是我的外公外婆家。乡情就是这样盘根错节密如蛛网。

马书全老师高大挺拔,看上去严谨细致,不大谈笑。他见我们到来,很实在热情,不是虚头巴脑的客气,张罗着让我们在他家吃饭。这个时候,已是午饭时间了。姜朝选老师把我带到县高附中就读的想法以及段校长的承诺说了一下。马老师很爽快,他说,现在正逢开学,找的人多,我去校长院里找一下段校长。

时间不长,他拿着段校长写的条子回来了,让我们去附中对接。虽因种种原因,我没有到县高附中读书,但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到县高,却是在马书全老师家里吃的饭。

后来,父母都到叶县高中工作,与马书全老师家走动来往很多。沟刘,实际上就在我们村西。沟刘、蔺庄、裴昌庙,这三个村组成一个大队,这些村里的学生当年都在我们村的学校里读书,彼此都很熟悉。读高中的时候,马书全老师曾经教过我们体育课,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走路、动作,都是规矩方正。体育课若遇到下雨天,无法在室外活动,他会找些与体育

相关的杂志上的文章读给大家听,当时的排球很热。我弟弟后来喜欢田径,马老师也曾给予过悉心的指导、建议。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回家过年,家里人口骤增,会往往借住在马书全老师家里,他们全家都回沟刘村里过年了。学校居住条件改善,分了楼房。马书全老师给爹娘说,我们要做对门邻居,爹娘也说,这样最好。爹娘退休后,他们经常结伴活动,进城购物,在校园附近转悠,散步。侍弄小菜园,买菜种,浇水,都是不分彼此,相互扶持。

但是,谁能料到,马书全老师却在几年前中风了。中风之后的马老师仍很顽强,扶着轮椅,坚持走路,期望恢复。我每年回老家看爹娘,遇到他,他已经有很严重的语言障碍了,原来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马书全老师却是这样的晚景,真是令人心伤。

这几年来,疫情起伏,爹娘回村里居住,我回老家也往往直接回到村里,也就一直没有再见到马书全老师。印象中的他,还是扶着轮椅,步履蹒跚,一步一步地在楼房东侧的路上挪动,挪动。

马书全老师有四个女儿,她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歌”字,如今都学业有成,生活安好。他的大女儿在厦门工作,听去沟刘吊孝的大哥说,她千里奔波,还在途中,要赶回沟刘送自己的老父亲最后一程。

马书全老师生于1939年,享年83岁。马老师,您一路走好。

坛子菜

□南京 李泳

立冬之后,不少人家喜欢食用坛子菜,之前厨房里各种寡淡无味的食材,一经放入坛子里浸润酿造,便会变得滋味浓郁。

记得我刚进中学不久,学校组织学生下乡支农,一去便是20多天。同学们分散居住在各个农户家,我与几名同学被安排在生产队王队长家食宿。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家平常过日子,荤的素的,但凡能吃之菜,几乎没有不可入坛子的。王队长家坛子里腌得最多的当数冬笋、茄子和豆角。他妻子特别勤快能干,很平常的一根豆角,她居然可以做出各种花样:将它切碎后晒干,腌成干豆角;将它泡软,煮熟,然后倒入坛子里,再兑些水,便腌成了酸豆角;之前平淡无奇的白萝卜,被她切成条状,晒干烘软,然后将干辣椒

研粉,一齐放入坛子里,假以时日,色香味形就都有了。

当时王队长一大清早起身便钻进他家的土灶间,为我们熬了一大锅山芋粥,蒸了一大锅富强粉馒头。在物质匮乏的岁月,吃饭是大事。没有下饭小菜,他便伸手到坛子里去,捏上几根红辣萝卜条,在案板上切成丁,然后再为我们煮上一大锅他家鸡下的蛋,忙完这一切之后,便捧着饭碗,扯着大嗓门,跑到村子里走家串户话农事,谈工作,拉家常,到田地里去看庄稼的长势。庄户人天性中的那种勤劳、乐观、良善、粗犷的精神气质和王队长家坛子菜那独特的“家中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我与同学们上午在田地里劳作时,想起中午要“美餐”一顿,

便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哈喇子”。印象最深的是餐桌上那一碟酸豇豆和那一盆又咸又辣又酸的酸菜鳊鱼。往往吃着那唇齿留香、滋味悠长的坛子菜,一顿饭很快就呼啦呼啦地送到各自胃里去,此前干活时的各种疲惫、辛苦与困乏转眼间便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前些日子,朋友家乔迁,我应邀前去参观新居,发现朋友家各种现代摆设琳琅满目,甚是豪华气派,但最特别的却是餐厅橱柜里那一溜一溜摆放着的藏灵蕴秀的陶罐和那大肚汉似的坛子。

以憨厚、古朴、乡土形象存世的坛子,携带着人间烟火味,至今保持着生命力。坛子菜吃出了四季的变化,是时光的慷慨馈赠,一道坛子菜,美味抚凡尘。

桥洞下的流浪猫们

□无锡 周越

家附近桥洞,常能看到流浪猫,不知是被主人遗弃,还是走丢的,或生来便是野猫。有时下班,会看到有人在投放猫粮或其他。

常见的这只有点膘体壮,一边眼角残留着很重的泪痕。看我拍它,瞪来,见我手上没食,便骄傲地尾巴翘朝天,走开,或是嫌弃我的打搅,高冷又傲慢。

小时候养过猫,是一只黄白相间的猫,是捉老鼠的,门边有个小洞,我们唤为“猫洞”,供它自由来去。猫独立性很强,自己逮老鼠,有时没老鼠,食不果腹或也是想玩,上树抓抓鸟。因为家里并不亏待它,天天会拿小铝盆,熬腥味的小猫鱼给它。

它既不高冷也不天真,有时它闻到味道,会立马出现,只是若没熬好,少不了和它打架——人猫大战。它出手快狠准,我一挂彩便嚎哭,它会被外婆的“老西无影腿”扫,连滚带爬走开,几步之遥,眼巴巴望着我,渐渐慢慢娉婷妩媚地朝我再摇步而来,蹭蹭我,喵喵地叫,声音里全是温柔。完全没了开始的凶、急、狠,狐傲更不要提了。

家里后来也陆续养过其他猫,至于它们是怎么终结的,我没看到过。外婆说,猫有九条命,还有晓得自己要死了,会离开家。

我与孩子陆续养过兔子、鸭子、小鸡、鸚鵡、蝸蝓、金鱼等等,差不多没几天就死掉了。看着它

们死掉,埋入花栏里,煞有其事鞠躬。

不知为啥,我觉得把猫驯服,泯灭了它的天性。豢养、绝育。猫有自我保护,有春天来时的快乐,有养训小猫的过程。和人做朋友,吃的是猫粮,锦衣玉食地过着。

俗话说“狗忠主,猫无义”。鲁迅是不喜猫的,说猫太媚,也未必,因为猫毕竟只是动物,动物谈什么人的高尚与低下呢?喜欢猫的作家不在少数,印象深的是海明威,硬汉留给世界最后的话“晚安,我的小猫”。

而我说不上喜和不喜,它们就是天天路过会看到的熟悉的陌生猫生们。

且做一株木棉

□南京 刘月雄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琴姐发来她满腔热忱的朗诵,我点了个大大的赞。她说,这次亲家来帮忙带孙子,由于疫情而滞留南京,她得空报名学了朗诵。为纠正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好陪孙子读书,从未学过拼音的她,开始卷着舌头“知痴诗”,缩着舌根“昂噁英”。老南京话不时来打个岔,加上快70岁的舌头又不听使唤地发颤,都挡不住她学习的热情。徜徉其中,读到许多诗,余光中、舒婷、顾城的,还有朱自清、冰心的散文,文字背后,是一个个故事的春华秋落,赏阅拾捡,日子的单调繁杂里添了新的意趣。她笑着说,没想到收获那么多,有一种买一带两的喜悦。

的确,琴姐的生活,看起来总比人家幸福一倍。她有对龙凤胎,真叫一举两得的幸运,我们曾羡慕不已,每每提及,她脸上绽开了花。我们是同行,有次外出活动,同吃同住,我才知晓她40岁不到就得了糖尿病,每天饭前要打针补充胰岛素。她笑着说,开始也受不了,习惯了就当是饭前加个餐。可不,这待遇,琴姐的专属,我们哈哈大笑。她笑起来有着不同于她那个年龄的清脆,如溪流潺潺,活泼泼的,但听歌,哪知其背后的翻山越岭一路辗转、遇山石滚落碰撞的艰辛?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大姨

□南京 郝鹏

不知怎的,忽然梦到大姨。待梦境退去,对大姨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大姨是妈妈唯一的姐姐,她们还有四个兄弟。我从小跟妈妈多一些,自然和大姨更亲近。记得她俩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无非家长里短,人生悲喜。在姥姥日渐年迈之后,她们俩常常相约回村探望,帮姥姥洗衣服、剪指甲、唠唠闲话,做些女儿贴己的事情。

在几位长辈中,大姨许是对知识最为尊重的一个。每次我去看她,都会问我一些大学里的事情。那一年放暑假,我又去看大姨,她的大孙女刚出生不久,便很认真地让我给这孩子取名字。取名这事儿我从来没干过,但一点没有怯场,问大姨对孙女的名字有什么期望。她想了想说,无非是表达一种美好之意吧。于是我用心地翻《新华字典》,看到“琪”字时,眼前一亮——“美玉”。问大姨可否,她欣然接纳,于是便有了“李×琪”(×依据家族排行)。再后来,大姨的第二个孙女出生,她还是让我取名。我依葫芦画瓢,推荐了“璇”字——同样是“美玉”的涵义,又都是王字旁,更像姐妹俩。大姨很高兴。之后每次听到大姨或妈妈说起“琪琪”“璇璇”,我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那可是我给

问起退休后的十多年生活,她说一直没闲,照顾了跌跤躺床上的老妈,又要照看怀孕保胎的女儿,带完外孙子,接着又带孙子,幸好有亲家搭把手,她得以见缝插针各种学习,如同苗圃里的采撷,她喜欢得很。像现在的孩子都是家里小皇帝,稍有不满足,就会一哭二闹三打滚,为扭转孙子的这个坏毛病,她报名学儿童心理学,并让儿子媳妇共同学,抓住孙子的心理,一点点学以致用。比如孙子排斥睡午觉,那就不睡,一起来听个故事看段视频,不超过五分钟的内容,然后“我们先闭闭眼休息休息”,孙子会嘟囔着“不睡觉”,往往闭着眼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照顾老妈后,她开始失眠,血压升高,出现了糖尿病并发病状,焦虑像夜晚数不完的羊,在心头踱来踱去。不能乱了阵脚,她找到了听书的好处方,于是在择菜、拖地、散步、吃饭间隙,一分钟不落如饥似渴地听了起来。心底自此有了滋养,慢慢长出欢喜的日子来,开始去追逐天空的辽阔和鸟儿般的自在,像风筝一样……生活的线被她收放自如,日子过得草长莺飞。

琴姐跟我说起舒婷的故事,不无感慨道,这首《致橡树》,值得我们细读。诗是舒婷对爱情的表白,更是她人生的诺言,且做一株木棉,成为那样的一个人,用粗壮的树干去抵御生活中的风雨纷扰,绽放于世人的,是一朵朵红硕奔放的花。此刻,我听着琴姐的诗朗诵,咀嚼品味中,眼前浮出她带笑的脸来,如木棉花开般美。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03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